

骆以军

我们



不伦梦境、妖孽现实、恶童往事、撒谎奇技  
你命运交织的共同身世 媲美怪力乱神的荒诞故事

骆以军最饱满沉郁、激情丰盛的代表作

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奖文学类年度最佳图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们  
骆以军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2-30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骆以军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2-009171-3

I. ①我… II. ①骆…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4898 号

责任编辑:王 晓  
特约策划:陶媛媛  
装帧设计:高静芳  
插画设计:邱 珈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15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版 次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171-3  
定 价 35.00 元

我 们

骆以军



我们

代  
序

## 不一样的人生

我曾做过一个这样的梦：梦中场景类似南港线捷运终点昆阳站一带之印象，空旷如假期之街景，一个铁道阡陌纵横、机关车维修、停歇、调换轨道的终点。戴着黄胶盔的工人，在柏油热浪的凹凸空气里，埋头锁着铁轨上的巨大螺丝。我记得，在梦境中，我骑着那种孩童车尺寸的捷安特越野车，车后载着我的姐夫——虽然真实世界里我并未有这么一位姐夫——他扶着我的肩，我们笑嘻嘻地任那脚踏车从出站后的一个陡坡朝下俯冲。

后来，从那个梦境醒来，我自然是怅惘极了。不只是那幅画面中的明亮无忧、我置身其中清晰可感的少年身体、那位未曾谋面的姐夫，梦中那幅画面无论朝前倒带或朝后播放都似

乎是一组和我现在的人生完全颠倒、重组的人际关系。

在醒来的这个界面细细体会，愈努力召唤梦中更多细节，愈清楚明白：那不只是“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境向我展演的，是一个和我现在正在经历的版本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我记得在我从那个车站出来之前，不断地在类似“侯峒”、“菁峒”、“暖暖”这些侯孝贤电影里的、东北山区废矿的小车站间换车转车。那些小站月台，遮篷的方形木柱皆被蛀虫啃蚀中空，我脑海里浮现一句女性长辈曾给予的忠告：“你总是把一目了然的事实弄得那么复杂。”问题是我总是搭错车，发现后匆匆下车，又必须在这巨大蕨叶密覆的无人小站上旷日费时地等候反方向折回主干线的小火车。

这之前的另一幅画面，亦是在那样的某一部电影中的印象：光线昏暗的一间和式房间，人脸的廓影全在一种低抑谨慎的气氛里凑近说话。

那位在现实世界里我非常尊敬的女作家在这里变成了护士长之类的角色。在梦境中（在那个房间里），她木讷而权威地劝说我接受一旁一位沉默的医生注射一种昂贵的疫苗。我记得我在梦中饱含情感地那么想着：“即使是比这更严重之事，您说什么我都愿意相信哪。”

那样的、和我现在这个无法挽回的人生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种人生。事情似乎变得单纯而容易解决。除了在那些车厢之间的联结踏板上摇摇晃晃地醒悟：“唉，又坐错车了。”或一种窸窣的不安：“时间会不会这样被耽搁了？”

所以在后来的那幅画面里，在明亮的光照下走出那个车站，骑着捷安特越野车，后座载着我年轻的姐夫——后来我才确认，这位“梦中姐夫”，真实世界里是一位命运比我坎坷的学弟，这两年来，自我父亲中风倒下，我遇人总是唉声叹气，只有在这位学弟面前我绝对闭嘴：他除了要照顾已倒下的老父，还得看护另一位与父亲结拜之伶俐老人——为何会整个人浸晃在少年时代才有的、身体处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撒欢”之轻快？梦中姐夫在后座告诉我许多事：包括现实世界里因为细故而得罪、且似乎永远无望解除他对我的成见和憎恶的一位老师，在梦境里从事外销成衣生意（所以他对我的创作生涯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这些年赚赚赔赔，似乎也吃了不少苦头。另一位是我近日刚过世的姨丈，原来只是我们骑脚踏车经过的巨幅西部电影看板里的、油漆画上去的一个外国演员。

“原来如此。”我在梦中松了一口气。在另外的这个世界里，我不曾娶妻、生子；没有为了逃兵而将身体变得如此胖大；



那些亲手一只一只埋葬的狗们皆尚未死去；我至爱的亲人也还没开始衰老朽坏……

那些缠结的、无法挽回的、人事上的纠葛和伤害，有的尚未发生，有的以一种让我默然以对的简单形式重新组合。

另一次我曾梦见：我和一位少年时代的古典吉他老师，一同坐在夜间无人的地铁月台弹奏吉他。事实上，二十年前我一共只跟这位身怀绝技的吉他老师（他是“台湾古典吉他王子”苏昭兴的弟弟），学了两个月左右的入门课程（我记得大部分的时间里，他要我用留长修成弧形的指甲，无意识地反复弹拨琴弦，感受音质的醇度）。他是我少年时代启蒙我的最早的“艺术家”形象：怀才不遇、脾气刚烈、愤世嫉俗。有一些细节我忘记了，但我记得，当时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主动收我为徒（我和一群迟迟少年喳喳呼呼闯进他的吉他店里挑选一把便宜的民谣吉他），不收学费传艺给我。但我那时终究因性格浮躁且缺乏天分而让他失望了。后来的几次课程他几乎是在不可思议地叹气、暴怒，因我对他视为第二生命的古典吉他竟如此漫不经心而深受伤害。我不记得后来是他叫我不必再去了，还是我因愧耻而不再踏进那间教室。我的吉他技艺便只停留在最初几章的《卡尔卡多吉他教本》。

但是在那个梦里，我和那位吉他老师并肩坐在冷风飒飒的地铁月台，一人抱着一把吉他，像竞技，又像对这孤独艰难人世致敬，即兴却又赋格严谨地重奏着一些好像阿莫多瓦电影里的、高难度的西班牙舞曲。他像是在用神的手指没入黄金绸缎那样，炫耀地抡动琴弦，把魔术、梦境、女人悔恨的叹息、海浪击碎船只的暴力、斗牛士将长剑插进牛咽喉的汨汨流动声……全都密不透风、繁花错织在那个原本空洞阴暗的空间。梦中的我竟也一手绝技，忐忑地、亦步亦趋地、癫狂迷醉地让左五指右五指在琴弦两端踢踏着舞步，跟随着他，闭目、摇头晃脑、无视梦境之外真实的时间定义，以我这辈子根本无法拥有的华丽技艺，伴奏着。

那么的美好。

后来那位学弟恰巧打电话给我，我笑着告诉他：“前几天还梦见了你哟，梦里你竟然成了我的姐夫。”不晓得是羞怯，或是对对方唬人本性的不信任，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真的吗？我前几天也梦见了你。我梦见我和我妹被一群歹徒绑架，绑在一个房间的椅子上，那时我心里还想，我真是世上最衰的人，他们绑住我，除了让家里那两个残障老人因为无人喂药喂食换尿袋而静静死去，实在一点好处都没有吧！就在这时，一

个穿着消防队员制服的胖子破门而入，比我们还紧张地救了我们。现在想想，那个胖子就是你啊。”

说来真像一个四处乱搭、许多片子同时在拍摄的片场。我们知道或不知道地，匆促换装地在不同剧情的摄影棚之间赶场串戏。不一样的人生。有时或会穿错制服，有时或许慢慢忘了不同故事之间的时差换算。我最恐惧的一幕或是，在那钻进钻出、颠倒换串的某一次，走进了整个片场的最深角落。在那无可回身的走道遇见某个故人，彼此想起了什么，黯淡地互望一眼：“不想就过了这样的、这样的一生。”

代序 不一样的人生	1
鸭嘴兽	1
睡美人	8
公车	12
情书	16
春梦	20
不伦像处理尸体一样	25
幸福	30
圣诞老公公	37
魔术师	45
客途之梦	52
老家	59
变脸	64

多余出来的情感	69
失落的弹珠台游戏	74
绿窗	80
搬离	88
别人的房间	94
洗衣店	102
瘟疫时期的怪梦	109
独处时光	114
游街	120
冰宫	126
恶童	131
诚实	138
钉孤只	145
火灾	152

送别会	158
斗阵俱乐部	164
玩具鸭的旅程	171
标本剥制师的邻居	177
秋日海滨	185
昔日酒馆	192
战俘	198
卡通世界	205
印尼女孩	213
错误联想	219
伪魔术师	225
垃圾时光	230
一个都不会少	237
想我人渣兄弟们	245

空城计	253
隧道	261
命运交织的火车	267
一个女作家死之后	274
同学会	281
错过	289
偷考卷	296
直升机	303
悼念一个朋友	310
次日	317
父亲梦见“总统遇刺”	323
偷云梯车的女人	331
大火焚毁的地铁车厢	335
噩梦	340

## 鸭嘴兽

刚开始是因为有一个早晨，我的大儿子突然从梦魇中惊醒。我与妻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人，两人其实皆仍处在熟睡的梦游状态，却熟练无比、配合无间地弹起：一个扶住孩子、用肩顶着，一个拿小塑胶尿盒凑过来；一个帮着脱裤子噓口哨排尿，另一个则把尿盒拿去厕所倒掉。然后把小孩仍放倒，所有人躺回原位，结束这一切卓别林式、在闭目中完成的机械动作。但是那天早晨，孩子撒完尿、穿好裤子躺下之后，竟然睁大了眼，无比清醒地说：“我想下楼去玩。”

我知道那时可能不过才凌晨五点。淡白的天光随着一种因神经质而早起的鸟鸣声，像电影里的边境渡口，灰濛濛地贴在了我们卧房窗外。这段日子以来，我与妻都是偷孩子上床后的时间工作，通常真正就寝时已是午夜两点以后了。所以我是那么惊恐在那样光线不足的清晨便被唤醒，那意味着将



要拖着那种头重脚轻、全身酸痛、仿佛宿醉的支离破碎的状态度过一整天。

于是我(在半醒半睡间)恐吓孩子：“嘘，赶快把眼睛闭起来，现在楼下有一只鸭嘴兽，正在客厅各处闻来闻去。不要被它听见我们的声音，待会它跑上来就惨了。”孩子当时确实乖乖合上眼睛(且因过于认真而眉头紧皱)，我也顺利重回那甜黑乌有乡。那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一个灾难的开始。从那个早上起，我的孩子认定了，有一只(后来发展成一组、一窝，乃至一个纵队的)鸭嘴兽，侵占了我们居住的这栋房子里。准确点说，应该是有一群鸭嘴兽，它们和我们(人类)以日夜为界，不同时地共用那个空间。它们是那么知所进退，以至于总在我们到达之间，它们已经不留痕迹地撤退了。我们从来不会撞见彼此(除了作为斥候的父亲，我常得为了回复情报下楼和它们打交道)，但他就是知道“它们来过”。

每天晚上，当我们在二楼睡着时，鸭嘴兽们会“呀”地把门打开，“呱呱呱”张合着它们那鸭子般的扁嘴，像穿着紧身衣、戴着防弹面罩、嘴里咬着一枝手电筒光笔的空降师突击队，一只挨着一只潜进我们家的客厅。它们在月光下玩耍着孩子睡